

【四季零墨】

秋深霜落渍酸菜

□钱国宏

每到秋深、头霜初下，我们那儿便呈现一片忙碌的景象：家家户户大人孩子齐上阵，屋里屋外一通忙乎，干吗？渍酸菜！这是深秋最隆重也最富烟火气的仪式，把饱满、壮实的大白菜腌进陶缸里，渍成北方人百吃不厌的“酸菜”。

东北人冬季最爱吃的家常菜便是酸菜，歌手雪村的一句“翠花，上酸菜”使东北酸菜闻名大江南北。潮州的酸菜是用芥菜渍的，四川的酸菜是用短脚小白菜腌的，云贵的酸菜是用细豆角腌的，而东北的酸菜则是用经霜后的高棵大白菜腌渍出来的，厚实、耐煮且有筋性。北方秋深腌酸菜，是先民传承下来的一种生活习惯，与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。以前的冬天，日子漫长且无法种植新鲜蔬菜，人们便发明了一种“渍酸菜”之法，用以储存冬菜，为冬日的一日三餐备下“粮秣”。久之，便沿袭成了一种习俗，甚至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韵律：无论谁家，秋深时节若不渍上几缸酸菜，这冬天便过得没了底气，心里总是空落落的。

南方腌菜，用“腌”字；北方则习惯用“渍”，有层层码起，水泡、水腌之意。所渍酸菜的主角，是我们平原上长出的结结实实、胖墩墩的大白菜。大白菜嫩了不行，须得经了头霜打，菜叶子褪了那几分青涩的倔强，变得绵软而甘甜，像是经历了一番摔打的中年人。因此，秋深时节，头霜下过之后，便是渍酸菜的黄金时段。

选一个深秋晴好、干爽的日子，家家户户把挑选出来的棵壮、饱满、接近半米高的大白菜摆在院子里。此时，家庭主妇们披挂上阵，腰系围裙，臂戴套袖，坐在小凳上，指挥全家老少开始渍酸菜。抱过一棵大白菜来，先将白菜外层有些蔫软、带了斑点的老帮子一片片掰去，单单留下里面嫩黄微白的白菜叶。掰帮子的动作娴熟利落，那是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手艺。大人忙着掰帮子，小孩子则在旁边打下手，忽而将剥下的菜叶归拢到一处，忽而将掰好的白菜码在大缸边。掰帮子往往要花费一上午的时间，院内院外，散溢着大白菜清冽微辣的香甜气息。

大白菜收拾好了，便要收拾家中那几口用了多年的粗陶大缸了。缸是陶缸，刷着褐色的釉彩，高约1.5米、径口约0.5米，乍一看，粗壮硕大，闪着釉光，巨人一般挺立在庭院中。我们称之为“皮缸”，意为皮实、耐用。确实，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三四口这样的“皮缸”，冬天渍菜，夏天腌酱，春天盛粮，一缸多用，符合家乡人的生活理念——珍惜物力。这缸，厚重、沉稳，散发着年复一年因浸润而泛着酸菜的醇厚气息。缸要里外刷洗得透亮，不见一丝油星——油是渍菜的大忌，沾上一点儿，这一缸酸菜便废了。刷罢缸，便是最关键的环节——渍菜了。

庭院里烧上一大锅滚沸的水，将整理好的大白菜一棵棵放进去，稍烫一下——我们称之为“焯”。焯菜是个手艺活儿，不能焯太久，否则白菜就熟了，不但失了筋骨，也无法渍成酸菜；但也不能过短，否则就起不到杀菌的作用，白菜放入缸内也难于发酵。这火候的拿捏，没有标准的时间

刻度，全凭主妇的眼力与手感。焯过的白菜，颜色愈发鲜亮，像是涂了一层透明的釉彩，软软地搭在手上，冒着热腾腾的白气。趁热，将白菜码进缸里：铺一层，撒一把大粒盐，循环往复。盐是引子，也是守护神，它既能逼出白菜里的水分，又能防止有害菌类滋生。讲究些的人家，站在缸边往里码菜；渍菜多的人家，甚至会找来孩子，赤脚、洗净，直接站到缸里踩。小胖脚踩在温热的白菜上，发出“咕吱咕吱”的声音，在深秋的院落里，很有乐感。码一层，踩一层，踩得结结实实，直到将整个大缸填得满满当当。

码菜结束后，再在缸顶压上一大块洗刷干净、沉甸甸的青色河石。河石用了多年，被岁月与酸汁浸磨得光滑无比，压在菜上，接着在缸内添加一些凉开水，以没过河石为准。最后，在缸口上蒙一层纱布或塑料布，以防止缸内落灰。往下的日子，便全部交给时间了。渍酸菜这活儿，我小时没少做，年年都是奶奶“主渍”，年幼的我自然是进缸踩菜的角色。

白菜渍好后，隔上一周左右，缸内便会出现“咕噜噜”的声音——缸内的乳酸菌在发酵了，它们将缸内白菜中的糖分悄然转化为酸。缸沿的缝隙里，渐渐有细小的气泡冒出来；空气中，也渐渐弥漫开一种微酸而醇香的气息。主妇们闻到这种气息，便有笑意挂在脸上——这一缸酸菜，算是渍成功了。如果缸内浮着一层白色的液体，主妇们则更放心了——那是缸内的乳酸菌在昼夜发酵呢！

如此过了月余，待到北风呼啸、雪花飘飞之际，一缸缸酸菜便渍好了。打开缸，捞出一棵来，那菜已是腌得通体半透明，呈现出古玉一般悦目、温润的淡黄色。捏在手里，凉沁沁、滑溜溜，且带有富有弹性的韧劲。渍好的白菜从头到尾都散发着浓郁的酸香，清冽而醇正，令人闻之而神清目明，口舌生津。

酸菜的吃法多种多样，千变万化，但每一种吃法都透着豪迈与实在。最经典的吃法，当数一锅猪肉酸菜炖粉条了。大块的带皮五花肉，煮到七八分烂，油香四溢；再将切成细丝的酸菜下进去。酸菜丝能将肉汤里的肥腻吸收得干干净净，转而化作自身丰腴的酸鲜。东北产的粉条或宽或圆，极其耐炖，吸饱汤汁后，晶莹剔透，软糯弹牙。这一锅端上来，热气腾腾，香气扑鼻，任是窗外风雨再大，屋里的人都感到暖和、踏实的。最能彰显豪气的，则是汆白肉。将白水煮就、肥瘦相间的大肉片，和着酸菜丝炖上半个小时，然后一同蘸了蒜酱或韭菜花酱吃。肉的肥美，菜的酸爽，蒜与韭菜的辛辣，在舌尖之中碰撞交融，既鲜又香且不腻人，绝对是“老饕”们的梦中情人！吃罢肉片、嚼罢酸菜，再喝热汤：肉片与酸菜共煮出来的热汤，乳白如玉，漂着油星，喝上一口，酸鲜开胃，能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，令人通体舒泰。也有性子急的，把酸菜中的菜心单挑出来，咔咔切成菱形块，拌上白糖，便成了一道爽口的下酒小菜，嘎吱吱，脆灵灵，酸甜脆嫩，清新解腻，回味无穷，是酒桌上公认的“压轴菜”。

秋风渐凉，头霜初下，酸菜又成为我心中最大的念想。其实，念念不忘的何止是一缸酸菜，而是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浓重乡愁。

□吴倩倩

当我翻开那些泛黄、脆弱的纸张时，我知道，我发现了一座宝藏。

在我工作的地方，有一栋六层的大楼。和周边玻璃幕墙闪耀的建筑群相比，它看上去很不起眼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会发现这栋楼有些不同。

比如透过一楼的窗口，你会看到屋内排列着装有鱼类标本的试剂瓶；在院子里，你偶尔会看到躺在地上的大型动物骨架；而如果走进来，你会发现大楼里有一排排的木柜，每个柜子里都放着各式各样的植物标本。

没错，这是我们的标本库房。

这是一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楼，和它里面的藏品一样，到处泛着久远时光的味道。每一个工作日，我都会和同事们在楼里转一转，开一下除湿机，或者取一些标本研究、记录。这样的时光，我已度过了八年，但漫长的八年并不足以让我真正认识它。

因为我知道，这栋楼是时光的代名词，每一份标本都是一个秘密，而这样的秘密有几十万份。从1868年至今，楼里收藏着逾百年的时光，而且仍在逐年增加。我只能在这无穷秘密里，试图掀动一角，窥探一二。

时光不负，我常常会在楼里遇到惊喜，或者是一份制作精美的标本，或者是一张拍摄传神的照片，偶尔，我也会发现与标本无关的事物，比如一叠书信，或者一抽屉的剪切画，它们更像是老同事留下的生活痕迹。

在这些惊喜之外，最令我感动的还是那一份份报纸，因为我看到了过去的文字，那是更为遥远、更为真实的记录。

某一天，同事兴奋地向我展示她的新发现，一叠老旧的纸张。小心翻开，在看到那些文字的瞬间，我知道，我们又遇到了新的宝藏。那是过去的报纸，有中文的、有外文的；有横版的、有竖版的；有简体的、有繁体的。版面内容也是五花八门，有振奋的、有消极的，当然，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。但那些纸张很脆弱，不少都已残破不堪。

我小心翼翼地翻看，心想：“过去原来是这个样子吗？”

原来，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？原来，那时的生活也可以如此鲜活！每一张报纸都像在无声地向我讲述，我被那些文字触动。

有一份是1949年3月26日的《冀鲁豫日报》，这张是从右向左的竖排繁体字。其中有固定专人代耕和注意领导生产的标题，提到春耕的时间已经很紧迫，需要将生产定为今年的中心任务。在政事和民生之外，商业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
例如1932年9月12日的《新河南报》，在政事新闻之外，就有一些商业痕迹：开封豫文书画局开幕纪念，对公众宣告将进行持续一月的廉价促销活动；开封马道街南口外的某医院则引进了国外的新仪器。世事多

变，但是促销不变，曾经贴在电线杆上的小纸片，只是换了种方式展现。

当然，也有和民众个人事务相关的报道，比如1929年8月23日的《新闻报》，刊有一则顾某、程某解除婚约的声明，其中提到两人于民国十七年九月一日订婚，因双方不合，兴趣相左，决定解除婚约，永远脱离关系。

还有众多的报纸，比如《东北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合江日报》《哈尔滨日报》等等，有一些报纸停刊了，有一些合并重组了，有一些在继续刊发。我在这些报纸间流连，而随着工作的进展，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报纸。

这些报纸是怎么来的呢？又为何会出现在这栋大楼里呢？

其实，这和里面的藏品有关，这栋楼在多年前有一个名字，叫做“植物大楼”。顾名思义，这栋楼里收藏的多数是植物标本，六层中，有整整三层排列着一排排的木柜，每一个木柜中都设置了层层抽屉，而每一个抽屉中则躺着一份份植物标本。而那些报纸，就伴随着这些植物标本。

以前，制作植物标本是需要用纸张来吸收水分的，廉价的草纸和吸湿性较好的报纸就成了制作标本的工具，工作人员将新采集的植物夹在草纸或者报纸中，更换后再将纸张晾干，重复使用。于是，我们就看到了当时残留下来的报纸，也

因为使用的次数多了，所以它们多数都已脆弱、破败。但是，也有一些相对完整的报纸，它们被放置在抽屉底部做衬托，或者在纸箱中存放备用。仔细查看这些报纸的种类，甚至可以推断出标本采集人员的主要足迹和人际交往，因为他们往往习惯用标本产地的报纸，到某地采集就用某地发行的报纸。

比如去云南采集时，就用了大量的《新云大》，这是云南大学的报刊。猜测工作人员和云南大学也许有交流，所以校方赠送了报纸给采集人员。而在东北的采集员则大量使用了《哈尔滨日报》《合江日报》等。通过采集员的足迹，我们得以看到了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的报纸，更通过他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工作，我们看到了来自不同年代的报纸。

当我看着这一份份报纸时，我的心中是五味杂陈的，我像是一个守着宝藏的孩子，却不知该如何分享。在偌大的库房中，我日日在一排排木柜间行走，在一页页故纸中翻阅，但是知道这些故事的人并不多，就像我投在库房墙壁上的影子。

那一天，我独自从库房中走出，时值夕阳西下，我的身影投在那墙上，影子很长，裙角有灵活的摆动，而整个库房里除了我，好像所有事物都是沉寂的。

我静静地看着那影子，而过去的文字则在我心中喧嚣、沸腾。

（作者为上海科技馆藏品保护与研究中心馆员）

